

慕友蛾術編

茶友蛾術編卷上

安邱王 筠 茶友撰

受業孫藍田 玉山校

后字見典謨者皆謂諸侯。或欲改汝后稷之后爲若。是未知后非天子之稱也。孟子曰夏后氏蕩之。卒章亦稱夏后。似夏是國名。本大禹爲司空時所食之邑。如有窮后之比。故既改帝爲王。已謙讓不敢與二帝等矣。而民之稱之久。已呼爲夏后。至卽位之後。仍而不改。湯誓之我后。是時尚未爲天子。盤庚之前。后高后先后先神后。大雅之下。武曰世有哲王。又曰三后在天。文王有聲。既稱文王矣。又三言

王后。此由商周之祖。在虞廷稱后。既久。雖爲天子。不改其
初也。然沿襲既久。且稱天爲后。魯頌曰。皇皇后帝。箋曰。謂
天也是也。大明之言大任也。云曰嬪于京。主王季而言之。
其言大妣也。曰長子維行。緜詩曰爰及姜女。皆主父母家
而言之。卽詩序亦曰。關雎。后妃之德也。后謂文王妃。字今
俗作配。謂大妣也。韓勅碑曰。并官聖妃。聖謂孔子。妃謂并
官氏。其詞與詩序同。是漢人屬詞猶然也。獨何以周禮屢
云王及后世子。以男子之稱。用爲婦人之稱。不疑於名之
不正乎。然謂周禮爲莽歆所竄改。則春秋亦書曰王后。與

王制曰天子之妃曰后。若合符節，苟非周公立爲此稱，孔子何爲沿之乎？隱公三年天王崩，胡氏傳曰：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筠案是固然矣。獨怪十二王之后，無一書崩葬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魯會列國君之葬者，凡八十五君。宋穆衛桓蔡宣陳桓曹桓鄭莊衛宣齊僖蔡桓陳莊宋莊齊襄鄭厲曹莊曹昭陳宣齊桓衛文齊孝晉文許僖晉襄曹共鄭穆齊惠陳靈曹文蔡文衛穆宋文鄭襄齊頃曹宣衛定宋共陳成杞桓鄭僖晉悼曹成齊靈杞孝許靈衛獻蔡景邠悼滕成秦景杞文衛襄陳哀晉平宋平鄭簡蔡靈曹武

晉昭曹平許悼蔡平杞平宋元曹悼鄭定滕悼晉頃辟獻
邾莊陳惠杞悼曹靖陳懷鄭獻秦哀辟襄衛靈秦惠蔡昭
滕頃齊景杞儻齊悼粹惠滕隱許元王后不重於列辟邪且王子虎書卒劉

文公書葬此皆王朝之官也臣無外交何以書邪襄公三
十年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魯且遣使會葬異邾之君夫人
矣何以不及王后邪莊公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
之館于外冬王姬歸于齊二年秋齊王姬卒於王姬詳書
之后顧不如邪然猶曰王命魯主之事涉及魯也則何以
莊公十一年王姬歸于齊事不涉魯亦書之邪且更卽書
王后者論之桓公八年冬祭伯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

紀季姜歸于京師。於逆及歸皆書之。歸之視崩孰爲輕重。顧不一書邪。猶可曰祭伯因來而遂事。有涉於魯也。則何以襄公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亦書之邪。況天子之后。比之諸侯之妾母。相去天淵矣。何以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竊以僖公成風推之。仲子亦似是惠公之生母。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何若是之殷勤邪。下陵上替。欲無亂臣賊子難矣。春秋得不託始於隱公邪。

堯典四岳。鄭氏以爲卽羲和仲叔四人。然上文云帝曰咨。

汝羲暨和。下文云帝曰咨四岳。其文不同。恐羲和祇是掌天文曆象之官。四岳卽如周之二伯。左隱十一年傳。夫許大岳之尤也。杜注。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孔疏引周語。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岳佐之。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是皆以四岳爲一人也。然堯典言岳曰者。三旣去四字。則四岳是四人。且堯以治水咨四岳。而僉曰於鯀哉。借非四人。何以云僉。若謂參以他臣。則下文不當云岳曰。異哉矣。且參以他臣。則別有詞例。帝咨四岳以異位。則曰師錫是也。

輯五瑞。馬季長曰。揖斂也。揖與雋孔本不同。五瑞。公侯伯子男所

執。以爲瑞信也。下文摯有五玉。鄭君曰。卽瑞節。孔疏引周

禮。桓信躬。穀蒲實之。然云。乃日覲四岳羣牧。謂之牧。是其

本稱也。又云。班瑞于羣后。謂之后。則通稱也。夏商周之祖皆在唐虞時

爲后故夏稱夏后氏商周之詩書皆稱天子爲后此古聖不敢自尊之意非三家分晉仍然稱主只是習慣之此

舜肇十有二州。故此言羣牧。下文則言咨十有二牧。謂十

有二州之牧。禹平水土。復古九州。故宣公二年左傳曰。貢

金九牧。謂九州之牧。此唐虞夏時。但名曰牧。無公侯伯子

男之稱也。曰羣后。四朝曰班瑞于羣后。曰肆覲東后。曰羣

后德讓曰汝后稷。是知內諸侯。外諸侯。皆得稱曰后。後世
以后爲天子之稱。遂疑尙書當云汝居稷。所據者鄭注本
文曰。汝居稷官。又注魯頌曰。使居稷官。民賴其功。然上下
文曰。伯禹作司空。汝作司徒。汝作士。汝共工。汝作朕虞。汝
作秩宗。命汝典樂。命汝作納言。言作者六。言共言典者各
一。居字頗不倫。且后稷之爲官名也。至周猶有之。周語宣
王不精于畝。篇言稷者四。言后稷者三。若以后爲天子之
稱。則周王之臣。不當曰后。若以后稷爲周祖之號。則子孫
不當以之名官。

左傳曰。土正曰后土。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然則以后名官。不但后稷也。

趙宋王質作詩總聞於周南召南之上、總題曰南、自邶以下始題曰風、又作聞南三篇、其一篇曰南、樂歌名也、見詩以雅以南、見禮胥鼓南、見春秋傳舞象箛南、箛、箛、案左傳風有采蘋采蘋、不謂之南、而謂之風、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若加以南、豈不爲七詩乎、卷二聞風篇曰南風同類、舉南則風在中、蓋聞南篇引禮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謂南卽詩之南、風卽詩之風、故此仍爲附會之詞、將謂舜在千二百年前、早已見周室之南與風乎、抑謂南風皆如詞曲之調、傳之千二百年而不改

乎。且謂舉南則風在中，則大師何以云曰風，不云曰南，以概風乎。所引以雅以南，此自是作樂節次。鄉飲酒禮，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以上皆出小雅。故先言以雅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皆出二南。故後言以南也。不及他風，故第言南。非南在風外也。先後如禮，故云不僭。苟不據樂之次第，而據詩以爲言，則南當先而雅當後，豈得以先雅後南爲不僭乎。雖鄉飲者，大夫士之禮，燕者，諸侯之禮，鼓鐘所言，則

天子之禮而亦曰以雅以南、是知作樂節次尊卑不異也、且左傳曰爲之歌周南召南、若南是總名、但當云爲之歌周召耳、自邶至豳、毛詩不云某風、雪山增之曰邶風豳風、以與周南召南相儷、則左傳曰爲之歌邶鄘衛爲之歌王、豈省文邪、則爲之歌周南召南、何以不省邪。樂記師乙之答子贛也、曰歌頌、歌大雅、歌小雅、歌風、四詩而已、何以不及南、且師乙於頌之中又申言之曰歌商、於風之中又申言之曰歌齊、若南自爲一詩、何以遺之。班孟堅豳通賦曰、葛絲縣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爲綏。曹大家注曰、詩周

南國風。

毛詩首行題曰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其下題曰毛詩國風。孔疏曰。既有齊魯韓三家。故題姓以別之。或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閒獻王所加。故大題在下。謂毛冠詩上也。案馬融盧植鄭康成註三禮。竝大題在下。筠案此皆不敢輒改舊式也。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案前漢時書皆卷之。後漢時書皆摺疊成冊。而猶如此者。法古也。知其摺疊者。佛法後漢入中國。佛經皆摺。至今不敢更改。其下題曰鄭氏箋。孔疏曰。自周南至鄭氏箋。凡一十六字。所題非一時也。周南關雎至第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題也。古用竹簡。安能如此。題之周南二字。當是。

大師所題。詁訓傳。毛自題之。毛一字。獻王加之。鄭氏箋。鄭氏題

之。筠意此竝傳

又禮記首行題曰禮記。其下題曰曲禮上。

陸氏本無上

字。孔本有。孔疏曰。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

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註耳。

此下卽解

字。筠案孔疏。知所據之本。首題曲禮。次題禮記。末題鄭氏

註。其式一切與詩同。今本則後人改之。然而孔說皆非也。

前漢寫書。蓋用縑帛。後漢蔡倫始創爲今紙。寫書自必用

之。然大長則讀者不便。故周南僅百五十九句。卽爲一卷。

雅頌無國可分。則分爲什。皆以其便於舒卷也。雖古之經

學多屬專家。然如鄭君無書不讀。則插架當有萬卷。欲檢一卷。而必卷卷檢之。而後得。則不勝其煩。故毛詩國風。以至毛詩商頌者。此每卷下端之耳籤也。鄭君兼習韓魯詩。則亦必題曰韓詩國風魯詩商頌也。欲檢毛詩。則見題韓魯字者。固不必檢矣。然毛詩卽有三十卷。欲檢國風。則見題雅頌者。亦不必檢矣。而後於十五風中。開卷視首行。卽周南關雎。詒訓傳第一云云也。而後予取所求焉。今人書之無套者。尚費尋覓。而況古人散亂之卷乎。

說文巾部快

也。衣部裏書囊也。然則漢人之書。每卷有表。而每部有囊。亦不盡散亂也。

周南言關雎。召南言

詩集皆舉首篇以統其餘。似乎多事者。此與二雅三頌相配。如鹿鳴之什云云也。至於一卷之末。題曰周南之國。十篇三十三章百五十九句。此與卷首周南關雎一條相配。完攝其兩端。以備或有斷裂。易於檢校也。吾友陳碩甫著詩毛氏傳疏。用其師段氏說。遂周南之國一條於周南關雎條後。則繁複而無用。其說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一章八句。曰孔疏曰。定本章句在篇後。然則孔本章句在前。可知也。又引杜詩曲江三章章五句以證。則笑柄矣。案宋王質詩總聞。卽題是篇之首曰。關雎五章。且不云或隋唐章四句。

詩本已有在前者。故曰定本在後以正之。且古書一篇之大題在前。有小題者。一切在後。其見爾雅者。釋天釋地釋丘釋水釋獸釋畜。凡六篇。設曰逸之者在郭前。則寓屬一題。上文相連書之。失其限斷。以致禺訛爲寓。郭遂注寓鼠曰。啖曰。獼猴之屬。寄寓木上。然寓是空名。鼠是實號。兩字相比。不成文也。周禮司尊彝注曰。雌禺屬。賈疏卽引爾雅禺屬以實之。是北方爾雅本。唐初猶不訛也。漢書禮樂志曰。郊祀歌十九章。此大題在前也。又曰。練時日。一以至赤蛟十九。無不各在本詩之後。是亦小題在後也。此放毛詩。

數十九無不各在本詩之後。是亦小題在後也。此放毛詩而爲之者也。知後漢時所據經本固如此也。廣雅之大題在前。小題在後者。釋樂。釋天。釋地。釋丘。釋獸。只鼠屬。釋音。亦六篇。此放爾雅而爲之者也。知曹魏時所據經本固如此也。豈獨經典爲然哉。卽楚辭亦可徵也。屈子九歌九章皆冠一篇之首。而自東皇太一以至禮魂。自惜誦以至悲回風。各附本章之後。厥後放之而作者。七諫九懷九歎九思。莫不皆然。文選取九歌四首。九章二首。則小題皆在前。此昭明逸之以合其書之體例耳。又可據之以改楚辭乎。

即曰古人皆誤。亦必當踵其誤。不容段氏獨不誤也。況乎
 禮記文王世子篇曰教世子曰文王之為世子也。樂記篇
 曰子貢問樂。此皆諸小題皆刪。孔氏自作之疏及所引皇
 氏之說有樂本樂論樂凡
章樂施樂言樂象樂情樂化小題凡八似亦有本非杜撰
 也而鄭君注子貢問樂曰上下同美之也此與夏小正重
 出賔麋角易通卦驗重出豹祭獸大戴熊安
 生皆重解之相似未寤其為未刪之文也獨存此數句
 未刪遂殺屬章末不成文理。此尤小題在末之明證。何獨
 於詩而遂之。況乎隸釋所載石經魯詩殘碑猶存毋死之
 下。曰陟岵三章章六句。此下僅存十字。則是十畝之間也。
 然則魯詩亦在後。不獨毛詩也。且段氏於此遂之。以為在

後不通。且又小有援據。則何以說文十四篇卷首題曰。若
干部若干文。重若干。凡若干字。各本皆然。正與段氏所遂
詩小題合矣。乃又遂之於後。是知其性執拗。務欲苟異於
人。無足怪矣。碩甫。儒者也。不爲師藏拙。何邪。

雙聲疊韻。六朝人發之。秦漢時無之。故毛詩不能無誤。卷

耳傳。元馬病則黃。釋詁曰。虺隤。元黃病也。設釋詁作於周

公。毛公豈有不讀者。故吾謂爾雅鈔毛傳也。不但周公不

禮儀禮亦當是周此獨不鈔毛傳。蓋別有傳授也。羔羊之

公定制。史臣記載委蛇。傳曰。行可從迹也。長言之。卽是君子偕老之委委佗

佗而傳曰。委委行可委曲也。佗佗行乎易也。分釋爲兩義。載驅之豈弟。傳以樂易合釋之。是也。蓼蕭河酌。皆分釋之。隰有萋楚之猗。儺傳曰。柔順也。隰桑之有阿。有難以疊韻分之。兩句而傳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齊風甫田。曹風候人。皆曰。婉兮。孌兮。前則合釋之曰。婉孌。少好貌。後又分釋之曰。婉。少貌。孌。好貌。說文媯。籀文作孌。順也。引詩。婉兮。孌兮。嬰。婉也。婉。順也。蓋許君所据。毛詩。孌猶作媯。嬰則已作媯。故不依詩本文次序。而以媯字領之。引詩於下。以媯說媯。乃以漢字說古字。後人不悟。又增媯篆。要之。許君不用。

傳少好之說者。卽正其誤也。

詩漢廣篇。不可休息。韓詩外傳作休思。朱子偶之是也。釋文曰。休息。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耳。陸氏誤駁也。汲古刻注疏。思字尙作思。與息形似致訛。卽以韻論。休求爲韻。兩思字則語助。猶下文永泳廣方皆韻。兩矣兩思皆語助也。若作休息。則是複語。息思二字。段氏音均表。雖皆收之第一部。然息從自聲。段氏固收自於十五部也。恐當再酌。且毛傳先言思辭也。後言漢上游女。則知所說者。休下之思。非求下之思也。毛詩助句之詞。今猗今猗二字。可合爲石經殘碑。河水

清且漣兮。所用者魯詩也。爾雅。河水清且漣漪。釋文。斯思日。漪本又作猗。說文引河水清且淪漪。皆後人誤。奕斯思之止。只且也哉。焉忌其。忌其二字。可合爲一場之水篇。彼聲相似。崧高箋曰。迺聲如彼。記之子之。記大叔于田箋。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僖二十四年左傳。引詩彼己之子。不稱其服。禮記引作記。晉語引彼己之子。不遂其媾。案禮記多出漢人。鄭君兩引不同。蓋皆出三家詩。左氏所引。竝作己。或古本固然。或同聲通用。束皙補亡詩。彼居之子。若亦音箕。故借之。李注以爲在家之子。蓋誤。皆單字也。乎而只且。則雙字也。其非偶之句。如萋兮斐兮。思斯勤斯之類。上字旣韻。下字即可韻。可不韻。然字旣成羣。詩卽不以爲韻也。卽如我字。本非語詞。而伐木三章。以清酌鼓舞。服清爲韻。則四我字與兩矣字同矣。蓼莪四章。鞠育育

復腹爲韻。五我字亦非韻也。惟單用一字。則或有人韻者。氓末章。哉與思爲韻。采芑首章一韻。而焉字與其中二三章亦以旃然言焉爲韻。小戎二章之與期爲韻。十月之交。矣與時謀來爲韻。小弁三章止與梓母裏在爲韻。巧言首章。且與辜憮爲韻。巷伯末章之與丘詩爲韻。黍苗二章。哉與牛爲韻。文王四章止與子爲韻。卷阿七章止與士使子爲韻。韓奕三章。且與屠壺魚蒲車胥爲韻。四章止與子里爲韻。以上皆虛字與實字韻者也。而采芑首章。蒞止率止兩止字牽連上下文。芑詠試爲韻。二章兩止字自與芑爲

韻。三章三止字。自與試爲韻。此則古人用韻不在文義。既畢後者。與方之舟之。泳之游之。方與泳韻。舟與游韻。相似也。又如蓼莪三章。兩矣字與恥恃爲韻。然久矣疊韻。則矣字韻與不韻皆可也。若夫以虛字相諧者。則有溱洧之乎。且園有桃之哉。其之是也。又如北門。天寶爲之。謂之何哉。爲何既韻。則之哉。雖韻不必計也。單字語助。凡十三。而與實字爲韻者。焉之矣。止且哉。其七字而已。則知其他之見於排偶者。皆不爲韻也。此外又有褻裳。狂童之狂也。且此合兩章爲韻。六字皆韻也。麟趾于嗟。麟兮三見。君子陽陽。

其樂只且二見有駮。于胥樂兮三見。文王有聲。烝哉八見。竝同。卽句尾無語助者。騶虞首章以葭巴虞爲韻。次章于嗟乎騶虞。卽與首章爲韻。權輿首章以渠餘輿爲韻。次章于嗟乎不承權輿。卽與首章爲韻。且卽全篇論。則五字句卽五字皆韻。七字句卽七字皆韻。以本句論。則于乎騶虞句中卽有四字爲韻。于乎輿句中卽有三字爲韻也。

二南爲正風。溫厚和平。究不及變風之奇偉恣肆。若謂愁苦之詞。易工。歡娛之詞。難好。則邶鄘衛豳而外。亦少款惻懇誠之妙。夫豳風作於周公。其才之美固宜。若邶鄘衛者。

直欲與變雅爭能者何也。此都鄙之分也。抑以見商先王
六百祀之澤長也。太王遷岐。周至于文王三世耳。以聖較
凡。則過化存神。惟聖爲至。以聖較聖。則淪肌浹髓。愈久彌
深。故以文王之德較之賢聖六七作。必不及也。

齊風雞鳴篇。毛傳以下說之者。皆似未安。以事實論之。雞
鳴在蠅聲之前。而毛傳曰。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誤也。
史記律書曰。雞三號。卒明。則知雞鳴而起。人於寅時起也。
若夫蠅室中不見。明不飛。是昧旦時也。竊由鄭風推之。女
曰雞鳴。是女以爲當起之時也。士曰昧旦。是士以爲其起

也已晚。幾乎失曉也。故趣之興起。視夜果明星有爛矣。明星者太白也。釋天曰明星謂之昏明是也。明星出則少頃即明矣。然則雞既鳴矣。二句君之詞也。乃可起而不起。猶作此言者。則同夢是甘也。故賢妃促之曰。此匪初鳴已三號矣。蒼蠅起矣。次節仍是君之詞。又以匪東方則明爲推託。故妃再促之。以同夢叫破彼情。且以憎子因而及于警之。猶之夜如何。其君問侍人也。夜未央。庭燎之光。侍人寬假之詞。末二句則君急起之詞也。蓋與雞鳴文法相似。又憶某書云。式微篇是聯句之祖。上二句是問詞。下二句是

答詞亦猶雜鳴也。

詩傳曰黃牛黑脣曰牝。爾雅少黃牛字。茂堂曰牛以黃爲正色。凡不言何色皆謂黃牛也。段氏或以坤爲牛。故以黃爲正邪。然爾雅黑脣牝以下凡五句皆別其黑之所在。苟無本色何以別之。於文法固不合。且乾爲馬則當以元爲正色矣。而馬屬中膝上皆白以下十七句皆別其白之所在。惟駢驪有本色。下文駢白以下言雜毛者無論惟白馬黑鬣駱白馬黑脣駮皆有本色。黑鬣駮以下三句又不言本色。若謂駮仍承上文白馬則駮當承駱先不當言白馬。

且脣之與喙。何以別焉。說文固曰黃馬黑喙曰駟也。豈馬亦以黃爲正邪。說文又曰馬一目白曰駟。二目白曰魚。則是不論何色。但論其目也。大抵爾雅乃衆手纂記之書。所承用者。雖皆雅詁。而文法不必皆合。無庸深求也。夏尚元。商尚白。周尚赤。然周公用白牡。魯公始用駟剛。則又以先代之色爲重矣。且周官牧人。陽祀用駟牲。陰祀用騂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更有變通矣。時文之有破題也。自李唐律賦。已有此名。日五色賦之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是也。史記伯夷列傳。首二句提後半篇。

是正意。詩書二句。提前半篇。是開筆。轉關之疾如風。然祇
平平序去。不見提掇之迹。已非後人所可幾及。乃詩之風
氓雅縣。尤有神奇者。氓之蚩蚩。祇是散序耳。竝不成爲案。
安見其爲提掇哉。然氓字已提起。後三章蚩蚩已提起。前
三章讀之。則祇是閒話。不能覺知。是何等神力也。蚩蚩字
從不思其反。生出古無癡字。蚩蓋卽古之癡字。決知其癡。
是以不思其反。然謂之不思。則欺人之語也。來卽我謀。必
是婦與氓早有成言。謀其以我賄遷之期耳。下文曰愆期。
可證苟無期也。又何所愆乎。然而愆期者何也。思其反也。

思其反而欲要之以不反也。是以送子涉淇。至于頓丘。行此長道。則所以留戀而固結之者。千言萬語。不可殫述。其要言則曰。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婦癡哉。淫奔安有媒哉。縱極秘密。無不播揚者。誰肯爲之媒。卽曰有之。其哂笑之兄弟。必唾斥之矣。然非癡也。思其反而出此題目。以難之。察其心之真假也。然此難無解。豈不自入死港乎。故自難而自解之。曰。秋以爲期。愆一期。而又約一期。亦以察其真假也。本章備極操縱羈縻之法。所以思其反者。可謂完密矣。所以放心大膽。不思其反者。亦由於此矣。二章之乘也。望

也泣涕而笑言也。全是一不思反。而又要之卜筮。不復言
良媒者。前者要之以必無。今則要之以易有。然仍有思其
反之意也。以賄則不但以色。所以防色衰愛弛也。三四章
大開大闕。三章收上半篇。四章起下半篇。以下言士者。四
言女者。三言婦者。一皆與氓字應。氓者不相干涉之人。從
既反之後言之。士女者。本其初而言之。夫婦之別名也。女
曰雞鳴。士曰昧旦。是其明證。五章靡室勞矣。三句與以我
賄遷同意。但說貨財勤苦。是更無道理可說也。兄弟不知
妙絕。以爲不知。誠不知也。然曰自悼。又何怪其笑。又豈誠

以爲不知乎。末章調度入最好。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在抱
布之前。及爾偕老。在愆期期字之前。信誓旦旦。在體無咎
言之後。補序於此。仍是戀戀不舍。而不能不舍也。不思其
反。與兄弟不知不字同妙。以爲思則誠思。以爲不思則誠
不思也。明媒正要。尚有如谷風者。然彼不言不思其反者。
無反理也。淫奔本有反理。特以己之術數周密。如天羅地
網一般。蚩蚩者安能出我掌握中。故不思也。本篇與谷風
皆棄婦之詞。語句雖異。機軸多同。惟起結則迥乎不同。習
習谷風一句。是正旦開場。氓之蚩蚩。則貼旦歪鼻斜眼關

目亦已焉哉。雖欲不已焉。得而不已。無可如何之詞也。不念昔者伊余來暨。本有父命。謀言雖當。既離之後。仍有可合之理。故不作決絕詞也。繇篇曰。繇。繇。瓜。瓞。瓞者。首章二章也。繇。繇者。三四五六章也。瓜者。七八章也。國語曰。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夫自后稷卽命以後。代經三朝。年閱一千一百餘歲。其間賢聖之君。自太王以上。著名者尚有十二王。誠可謂之繇。繇。似不可謂之瓞。況國號曰周。實自太王。周原起。本詩述太王。似尤不可謂之瓞。然文王篇言周之受命。始自穆考。大明篇。懋序。王季文武。本篇推本於太王。

則此三篇意緒相承。非周公之才之美。誰能作之。必無聖人非薄先人之理。蓋言大王當流離播遷之時。全無憑藉。肇基王迹。不啻開創之君也。后稷爲帝嚳之胄。帝堯之弟。卽有邠家室。豈未有家室者哉。乃有夏中葉。棄稷弗務。不窟窟狄。公劉遷豳。其地苦寒。遂用狄俗。居覆穴之中。可謂衰矣。太王避狄。竝覆穴而棄之。微乎微者也。乃創造之始。卽立室家。而皋應冢土。開國之規模。具備固已。度越尋常矣。宜乎文王繼之。而有四臣。遂成昌熾之勢。故以四排作結。至此始成爲瓜也。毛傳瓜絡也。跖臑也。本不甚明了。

釋草申之曰。瓠。其紹。瓠愈不明了矣。箋曰。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瓠。故謂之瓠。最爲明了。孔疏亦不誤。然又不善措詞。曰瓜之族類。本有二種。遂令人疑矣。夫瓜豈止二種哉。甜瓜種類最多。然皆脆而甜。止作一種。拄杖瓜。或豆綠。或黑綠。皆脆而不甜。止作一種。黃瓜有生青熟黃形。如拄杖瓜者。有生而黃形。如甜瓜者。亦止作一種。此三種皆可生食。黃瓜兼可蒞。詩所謂七月食瓜者是也。吾鄉之蠻瓜。大而短。河南謂之女兒瓜。不脆不甜。祇可蒞。詩所謂是蒞是蒞者是也。以上四種皆家瓜也。若夫野瓜。則

瓠又名瓠。一種也。王瓜一種也。栝樓又名黃圃。一種也。皆不堪食。毛傳釋草皆以瓠釋瓠。皆不誤。此自是野瓜之名。家瓜不能化而爲瓠也。故箋曰似一言而決矣。釋草又曰其紹瓠。此殊則指家瓜之瓠。卽釋絲詩然不曰瓜之紹曰瓠。而曰其紹。斯模糊矣。紹者繼也。箋所謂繼先歲之瓜也。今謂之拄根瓜。毛公謂詩之瓠字乃譬況之詞。其實瓠瓜正圓。徑可寸許。拄根瓜極小者。亦一可敵其三四。未有小如瓠者也。吾鄉謂之瓠瓜。無復瓠名。皮作黃綠相間色。小兒或食之。諺又曰梢頭結大瓜。是知瓜近本者小而近末

者大卽詩人取譬之意也。

大雅大明七章孔疏曰書序注云牧野禮記及時時當作大

也。明作姆野古字耳。今本又不同。案孔氏所引今尚書序初

無此文。則是脫失也。所云今本不同。謂禮記大傳樂記及

大明皆作牧也。則是唐以前讀者皆依尚書作牧。改之也。

然大明八章鄭箋引牧誓釋文尚作姆。云音牧。本亦作牧。

孔氏不引本章而遠引書序。則是所據本與陸氏異也。夫

陸氏作姆不作姆。亦小失之。孔氏不見更無從凡爲之矣。

書牧誓釋文曰說文作姆。字林音母。而於大傳樂記亦不

言本有作母者。則是所見與孔氏同也。惟字林音母。今人尚因以知一屋爲十一尤之入聲。是其利耳。是知六朝俗儒。見尚書作牧。遂凡遇母字。皆改爲牧。遂使說文母字。竟無所出。且說文所收者。多爲經典所無。而經典所有者。又多爲說文所不收。竟似許君執拗。矜別裁而喜隱僻者。皆歷代陋儒階之厲也。

大雅皇矣。五章。以按徂旅。孟子引作以遏徂莒。蓋按旅皆借字。遏莒皆正字也。詩釋文曰。按本又作遏。則毛詩別本固有作遏者。毛傳曰。旅地名也。陳碩甫詩毛氏傳疏曰。旅

作莒。如簪篆作呂之例。韓子難二篇。文王侵孟。克莒舉。鄭克莒。卽詩之徂旅也。旅爲密須國之地名。王肅用趙岐孟子注。謂以止徂旅之寇。則以旅爲周地。失之。筠案廣雅。藁手也。王氏疏證曰。渠莒古同聲。故芋又名莒。孝經援神契云。仲冬昂星中收莒芋。莒亦芋也。莒或爲栝。陶隱居云。種芋三年不採。成栝芋也。筠案。栝芋栝芋。蓋猶言芋魁。乃大芋也。非如秋官蠋氏掌去鼃鼃。鼃鼃兩名合爲一名也。又通作旅。博物志家芋種之。三年不收。後旅生。是也。筠案旅生。當卽後漢書光武紀云。嘉穀旅生也。其字又作稻稽。乃不種自生之名。非莒之別字。顏氏家訓曰。北人

之音。多以舉莒爲矩。惟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閣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論衡亦引此事。曰。君口垂不驗。所言莒也。案此則詩以旅爲莒。正是同音之字相代。說郛所載。子貢詩傳。申培公詩說。兩書辭義大同。與毛詩次序迥異。蓋皆習魯詩者。依託爲之也。儀禮合樂。用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名南。鵲巢。采芣。采蘋。毛詩周南次序。與儀禮合名。南則采芣之下。間以草蟲。詩傳詩說。則葛覃之下。間以桃夭。螺斯麟止。而后出卷耳。采芣之下。間以江有汜。

羔羊而后出采蘋其草蟲則在殷其露之下皆非周時次

第矣。兩書召南之後。繼之以魯。曰鷓鴣。東山。狼跋。九罭。伐

柯。

詩說伐柯九罭

破斧。楚宮。

詩說無此篇

駟泮水。

詩說作泮宮

有駟闕宮。皆

毛詩之幽風魯頌也。以後列國次序。曰邶。鄘。衛。王。齊。魏。唐。

曹。鄘。鄭。陳。秦。無。幽風。小雅作小正。正卽說文足字也。詩傳

小正大正凡六見。皆誤。詩說則小正傳大正續大正傳皆

不誤。其次序曰雀鳴。

詩說無

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白駒。常棣。

頰鼻。魚麗。嘉魚。

詩說嘉魚魚麗

瓠葉。南山有臺。天保。煌華。四牡。杕

杜。邵風。

詩說作邵風曰周公陳農政之詩然則卽七月也

南山。楚茨。甫田。大田。斯

千、鴻、鴈、蓼、蕭、常、常、者、鸛、湛、露、形、弓、桑、鴈、采、未、贍、彼、洛、矣、鴛、
鴦、魚、藻、也。以下題以小正續。曰六月出車采薇采芣黍苗、
車工吉日庭燎汚水無羊車牽也。以下題以小正傳。曰鼓、
鍾、說文、折招北山絲蠻青蠅小東苑柳小明小弁巷伯、
巧言小旻鳩鳩白華角弓十月之交蓼莪、詩說正、賓之初、
筵、說文、戒、與國語同、四月正月、詩說蓼、雨無其極節谷風都、
人士也。以下爲大正。曰文王生民公劉緜大明、詩說大、
棗、旱麓思齊皇矣靈臺大武、詩說大、文王有聲行葦既醉、
鳧鷖嘉樂河酌卷阿也。以下爲大正續。多闕脫其存者雲、

漢韓奕而已。以下爲大正傳。曰蕩桑柔、民勞、板、瞻、中、召、旻也。周頌闕太多。其可見者。般、武、載、見、臣、工、執、競、而已。商頌次序同毛詩。詩說大正續以下尙全。今錄如後。大正續曰。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也。周頌之首題以頌字曰清廟、維天之命、維清、思文、天作、我將、雝、烈文、振鷺、武賚、豈邁、般、勺、桓。此下又題以頌字。蓋分爲二卷。不似毛傳分爲三什也。曰閔予小子、訪落、敬之、苾、載、見、有客、有瞽、潛、絲衣、臣工、豐年、載芟、良耜、昊天有成命、噫嘻、執競也。商頌同詩傳。詩說續傳等字皆有注。亦錄於此。小正續下注曰。此卷

十一篇皆宣王中興之詩。當時亦奏之燕享。以續周公之正樂矣。毛氏爲變小正。非也。小正傳下注曰。鼓鐘而下二十八篇。蓋自昭穆以至幽平。或公卿大夫諷諫於上。或士君子怨思於下。亦皆出於好惡之公。而得夫情性之正。夫子錄之以存鑒戒。或謂之傳者。以其非奏樂之正經。而亦可傳也。大正傳倣此。大正續下注曰。此卷六篇皆宣王時詩。亦奏之會朝。以續周召之大正矣。毛詩列之民勞板蕩抑桑柔之後。而謂之變大正。非也。大正傳下注曰。此卷四篇是厲王時詩。二篇爲幽王時詩。本非用之爲朝會之樂。

及受釐陳戒之辭也。夫子時以其文體音節之相似而傳

之以示戒焉。案曰十一篇曰二十八篇曰六篇。是此書以

卷分不以什分也。兩書之篇名及字體與毛詩異而與說

文同者。竝錄於後。兩書同者不重出。已見前者亦不重出。

蠅斯。說文。蠅。鱗止。無趾。芣苢。說文。作芣苢。苢。卽毛詩之苢。

鄒虞。墨子作鄒吾。子貢傳曰。管未蔡未霍未康未。未。今作

古名也。叔。拾也。均不以伯叔爲本義。此作未。經典作叔。皆

假借。無不可者。惟三監是管蔡武庚梅賾。僞作古文蔡仲

之命。加以霍叔。子貢安能豫知。東兮。毛作柏兮。毛作蒙衣。

可知詩傳乃晉以後人所作也。親臺。詩說作親臺。斯干傳曰。落親宮也。

采芣。放此。淇澳。綠。

親臺。

詩說作親臺。斯干傳曰。落親宮也。大學引作莩。大學作親民。凡皆借爲新也。傳又

日齊俗昏禮不親詩說角弓王不親九族釋山碑。難之資
親朝遠友則昔親字也。兼可證說文之寔即走矣。說文揚
資難同說交資同左傳引詩。場之水。凡揚字放此。說文揚
詩說難之奔莸同毛詩。場之水。有古文敷。金刻對揚
之揚有和對辨。營。齊風之還也。韓詩作嫵。音同。漢地理
諸體無此形也。營。志引水經淄水注引。並作營。則魯詩
也。知作詩傳之載。駸。說文駸之葛履。屨。毛作。茶聊。茶同說文
人所習者魯詩。載。駸。古文駸之葛履。屨。毛作。茶聊。茶同說文
菽。羔求。凡裘字放此。說。彼汾。沮洳。尸鳩。毛詩作屨。而釋
說文鳥部。未于田。說見。大未。詩說作大叔。毛。扶胥。有扶蘇
籀下同。未于田。說見。大未。詩說作大叔。毛。扶胥。有扶蘇
傳曰。扶蘇。扶胥。小木也。可知扶蘇是周語。扶胥是秦漢間
語。毛以今語解古語。詩傳詩說則直以今語改古語也。

襄公始有田圃之事。賦駟鐵。說文圃籀文作圃。詩說文並同。南山

有堊。說文無。煌華。詩說作煌華。毛。采木。同說。詩說。菁莪。毛

天... 卷上... 言

菁者 常者華。詩傳常者菁。毛作裳。車工。石鼓文同。毛

借庭。用祭天之。此兩書者。雜糅太甚。鄭風扶芻。秦

裳之間。多麥秀一篇。而大路則入鄒風。而詩傳王風之次

序曰黍離。場之水。君子子役。葛藟子衿。鄭風之何草不黃

嘶嘶之石采芣。大車何彼穠矣。唐棣正中。說則無此篇

采芣。無將大車。君子陽陽。黃鳥。茗之中谷有兔也。自他

卷竄入者數篇。又詩說曰闕宮。魯僖公新作。后穆文王之

廟于太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

頌之。非孔子所錄也。此說甚怪。孔子刪詩之後。豈七十子

違異聖訓而附益之乎。公羊見不脩春秋。已是奇事。況申培公。如見孔子刪訂之本。則斥而去之可也。如其未見。則何從知之乎。

考工記車人。半矩謂之宣。鄭注引易。莛爲宣髮。誤也。爾雅釋器。璧大六寸謂之宣。然則卽以其徑數爲之名也。推知矩長尺二寸。案今本莛爲寡髮。釋文。寡如字。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髮。孔氏正義。但有寡少一訓。今人少年生白髮。謂之蒜髮。蓋蒜卽宣之聲轉。寡或作宣。宣則宣之形訛耳。莛爲白。故於人爲宣髮。

鄭司農注考工記引上林賦紛容挈參。漢書作紛溶蓊參。文選作紛溶蓊參。司農又引倚移從風。文選作猗猗從風。偏旁務合齊同。不知形容之詞在聲不在義也。漢賦時代尙近。猶且如此。況乎經典。其可問乎。

曲禮。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鄭注。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筠案。古人尙右。不應忽左忽右。禮記纂自漢初。乃衆篇雜詞。容有記者之誤。惟鄭君以左爲陽。似是時已尙左。孔仲達蓋覺之。故爲之說曰。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鄉飲酒禮注。

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與此不同。筠案戶牖之間謂之辰。是君位在堂東西之正中。故賓席牖前。較君位少西。以避尊也。

曲禮言去國者乘髦馬。鄭注不髦落也。案髦今作剃。則知髦落者。今諺之倒髮也。又知古人吉禮馬皆髦落。唐人猶曰五花馬。曰髮剪五花高也。然不知何意。今人驟乃倒髮。馬則不然。

禮天子於同姓諸侯。大國謂之伯父。小國謂之叔父。安得昭穆悉合哉。而王曰叔父。魯固大國也。是五服之內。固按

長幼爲稱也。爾雅釋親曰：族昆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是士大夫之家，不能依天子之禮，遂不以尊卑相稱也。至於劉宋時，去古遠矣。然南史曰：劉氏之居彭城者，分爲三里。及劉道產所居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漢高祖弟也，名交。由來不序昭穆。孝武帝大明元年，深忌竟陵王誕，不欲使居京口，遷之廣陵。始以道產子延孫爲南徐州，據京口以防誕。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然則疏屬而序昭穆，有爲而然也。吾嘗曰：此事必由五胡亂華，南遷者族姓單弱，故務相親暱，殆不誣矣。

月令鄭注曰。上帝太微五帝。孔疏所說似不得其情。鄭君之意。蓋指太微垣五帝座星言也。案帝星有五。在紫微天市者皆一星。大角爲天王帝庭。心宿中星爲明堂。與在太微垣者凡五。鄭君但舉此者。此合五星爲一座。與五帝之數合。步天歌之在通志者。本以太微垣居首。今天文書載此歌者。皆以紫微垣居首。豈依史記移之邪。然鄭君之意。似亦首太微也。惟蒼蒼之天。所垂之象。似專爲人物而設。其主宰。蓋不可見。未可指此一星以爲上帝也。

禮記經解。此漢人作也。然名之曰經。而易教書教云云。但

舉古名。未嘗謂之易經書經。獨孝經則去經字不成文。於古不合。不但朱子所云不應章章引詩如此齊同也。

左氏春秋傳及國語。漢人皆謂一人所作。案國語蓋札記之書。猶之賈子新書傳。蓋蒼萃鍛鍊而成之。猶之治安策也。也是以一事而兩國皆見。一役而分書其事。爲數篇。傳則無之矣。然其行文自成體製。與傳固不同。治安策則與新書無異文。是又古今人不相及矣。而在新書者。其光芒不如策。則其聚精會神之所致也。又豈後人所及哉。史通以國語爲國別家之祖。可知古人制作一書。卽成一體。不

也。後人千篇一律。其才雄大。其學深厚。故能然也。右軍書東方畫贊。便是高士丰格。曹娥碑。則是美女氣韻。涉筆多變。後人不能追蹤。亦堪媲美左氏。

左傳城濮之戰。篇曰。徒兵千。此兵卽後世所謂兵矣。足徵左傳是戰國時人作。殆出吳起手乎。

莊二十二年。公羊經何注。凡婚禮皆用雁。取其知時候。二十四年注。贄大夫用雁。取其在人上。有先後行列。案兩事不同。故兩說不同。鄭注士昏禮用鴈曰。取其順陰陽往來。卽沿用劭公知時候之說。

莊二十八年公羊經築微左氏微作麋。是兩字同音也。詩巧言居河之麋。傳水草交謂之麋。爾雅水草交爲湄。郭注引巧言卽作湄。是借麋爲湄也。荀子非相篇伊尹之狀無鬚麋。是又借爲眉也。然莊十七年公羊傳注曰麋之爲言猶迷也。然則麋自音迷。與微湄眉不同音。是知音近卽可借。不必同音而後借也。

公羊襄五年傳。蓋鼻出也。又曰。蓋欲立其出也。

公羊昭元年注。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

春秋哀公六年公羊傳闐然公子陽生說文引之闐作覘。覘失冉切。闐丑禁切。侵覃雖皆閉口音。然已不同聲矣。至於明末黃得功之闐將。李自成之闐王。本出一時口語。有音無字。當時文報以其呼如滄上聲也。而借闐字爲之本。不讀如丑禁切。乃翻書房。翻闐王字如滄上聲。穆鶴舫相國使依丑禁切翻清。不相中矣。夫清書有音無義。有平聲而無三聲。而欲以正韻律之。是違國家之舊制也。所謂固執不通者耶。

穀梁莊二十四年傳曰。男子之贄。羔鴈雉。脰。釋文曰。說文

云。北方謂鳥腊曰脤。傳曰。堯腊。舜始脤。此謂傳亦說文所
引。言堯先以獸爲腊。舜始以鳥爲腊也。今說文作堯如腊。
舜如脤。似後人依論衡改之。論衡曰。堯若腊。舜若脤。桀紂
之君。垂腴尺餘。此重糺馳謬也。或是堯始腊。今說文說始
爲如。釋文引之。又少如字
乎。

論語朱註。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考工記鄭注。大車。平地
載任之車。案載任二字。皆有動靜二義。若依鄭君。則載是
大車以載之載。任是輕任。并重任分之任。載動任靜也。若
依朱子。則任是我任。我輦之任。載是不輸爾載之載。任動

載靜也。然朱子既用成文。不當改之。或鄭注本如朱註。今本則傳寫倒置乎。抑朱註本如鄭注。今本倒置乎。

哀公問社於宰我。釋文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案鄭說所本者。大司徒也。其文曰。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注曰。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筠案鄭君曰。依者。猶大夫無主。束帛以依神之依。緣經云。樹之田。主。田。字兼社稷二神。主字猶人之有桑主栗主。謂以松柏栗爲主也。據此推之。則論語當合古論魯論而用之。曰。哀公問社主。

於宰我。蓋單言社。則亦有壇壝。宰我何以但言松柏栗。單言主。則稷亦有主。鄭君何以曰謂社。至於鄭注禮曰所宜木。謂松柏栗者。卽據論語。然是兼社稷而言。經文所以脫落一字者。社字從土。義兼聲。與主疊韻。六朝乃變爲常者。切故或脫社。或脫主。鄭曰田主。由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上文旣曰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矣。然則本文田神二字。統下后土。田正爲一事。通是解經文。田字后土者。社也。田正者。稷也。田固是土。而樹穀曰田。則社稷二義皆兼之。故合后土。田正而統之。以田神依字解經文。主字賈疏未

了。唐棣之華章。作此題者。當以思無邪爲主。蓋今詩無此四句。是孔子刪之也。何以刪之。以其思之邪也。故於此駁之。以表刪詩之旨。使人知凡所刪者。皆有邪也。凡天命民彝。大經大法。皆羲軒以來諸大聖積思之所開。無遠弗屆矣。至商周有詩。彙爲三百五篇。則朝野之制。治亂之由。興觀羣怨委曲之數。事父事君經常之道。無不備具。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孔子見堯於牆。見舜於羹。見周公於夢。是五百年之遠。千餘年之遠。皆不見爲遠者。一思無邪之

所通也。今乃以遠廢思。是聖人以爲有用者。彼竟以爲無用也。烏得不刪。

論語。子路無宿諾。陸氏釋文無音。孟子不宿怨焉。孫氏釋文亦無音。朱子註宿諾曰。宿留也。猶宿怨之宿。然則宿留竝當讀如秀溜。卽集韻之秀遄。與逗遛相似。非一宿曰宿之宿。

憶四書釋地。說陽貨欲見孔子。章曰。子與爾言以下皆貨語。惟諾吾將仕矣。始是孔子語。故特書孔子曰。所以區別之也。筠案注疏以來皆誤。此足正之。然上文三日字。卽是

確據。予與爾言之下。不當有曰字。今有者。孔子不來亦不言。貨不得不自言。然是遲之又久。乃曰懷其寶而迷其邦。與予與爾言不連屬。故加曰字以表其情景也。乃孔子仍是不來不言。故貨自言其不可。然亦與可謂仁乎不連屬。故亦加曰字也。好從事句首無曰字者。貨既說不可。便接好從事句。中間無間隔。故無曰字。下文曰字之有無。放此孔子以其強聒不舍也。故以將仕杜之。將也者。權衡自出。聖心也。設曰不可爲孔子之言。則懷其寶好從事日月逝矣之上。皆當有曰字矣。今檢釋地。則我所說固出其外也。存之以志幸。

孟子曰一遊一豫。遊豫者雙聲字也。二字同意。祇是遊耳。故服虔注左氏引作一游一譽。豫譽二字皆無遊義。以與遊同母而謂之遊也。遊戲者必從容。從容者必不決。然舍去故依違不決者謂之猶與。見曲禮。亦作猶豫。見史記呂后紀。其字皆同聲也。雖變聲而仍是雙聲。仍以從容爲義者。楚詞湘君湘夫人皆言容與是也。故孟子趙注曰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豫亦遊也。遊亦豫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事在左傳昭公三年。乃宣子韓起也。范字或傳寫之訛。抑或複壁。案左氏固作譽。服注曰譽游也。宣中無書可檢。記憶之誤。

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夫雙聲之名。魏晉以前未有。而夏之小民。矢口成音。自合天籟。而邠卿子慎亦知其故。故孟子作豫。注引左氏卽作豫。左氏作譽。注引夏諺。卽作游譽。是知形容之詞。以聲爲重。不必拘拘於字體也。乃杜元凱失此師傳。遂改注曰譽其好。是讀爲稱譽之譽矣。浸假而孔仲達曲禮正義曰。猶獲屬與象屬。釋文。豫象之大者。二獸皆進退多疑。人多疑惑者似之。故謂與本或作豫。說之猶與。案其失理已遠。而尙以爲兩物也。浸假而集韻曰。猶居山中。聞人聲。豫登木。無人乃下。世謂不決曰猶豫。是

又合爲一物矣。夫猶豫登木而割裂兩字。謂之猶豫。殊屬不詞。且象乃智獸。不得言遲疑不決。仲達唐人也。唐以前人有雙聲之目矣。特以好爲異論。故不顧其安如此。且卽如其說。則楚詞之容與。亦可云有獸名容耶。鴻烈解兵略訓云。擊其猶猶。凌其與與。緣重言連語。皆卽聲爲義。故以猶與而長言之。則曰猶猶與與。苟以爲獸。將可呼牛爲牛。牛馬爲馬。馬耶。恐不如漢人之說爲安也。

孟子萬章下。敢問友章。雖蔬食菜羹。句與鄉黨文同。彼蔬作疏。是正字。大雅彼疏斯稗是也。乃鄉黨疏卽作蔬。食曲

禮。稻曰嘉蔬。釋文曰。本亦作蔬。本文趙注亦曰。蔬食糲食也。糲。說文作糲。曰粟重一石爲一斗。六斗太半斗。春爲米一斛曰糲。又曰粗蔬也。則知蔬食是粗米所炊之飯。後人作蔬以爲之專字。迨後又以蔬爲菜之別名。然菜名之蔬。古亦作疏。天官臣妾聚斂疏材是也。惟是孫氏孟子音義不出蔬字。恐本文及趙注亦皆作疏。今本又趙宋以後改也。然朱子集註本亦作疏。

陸元朗作經典釋文。有老子莊子而無孟子。心甚慊之。宋孫宣公始補作音義。此藝林不可少之書也。惟孫氏較之

陸氏學不及。識亦不及。題辭出。𧄸字。梁惠王上又出。𧄸字。不知。𧄸爲俗體也。曰。繫本亦作系。不知。糸正而繫借也。曰。鎔音黠。車轄也。不知。鎔轄一字也。擔不作僭。不知。漢末不得有擔字也。酒丁音洗。不知。說文以酒爲濯滌之正字。俗借酒足之洗代之也。盼亦四當作。竟切。是不分盼盼也。公孫丑下。藉道本亦作籍。此通借字也。離婁下。藉音慈。夜切。此後世俗音也。改澤洞爲澤。改逢蒙爲逢。不知古本一韻所改皆俗字也。梁惠王上。𧄸一鹽切。又於豔切。案一鹽是說文獸飽之獸。於豔則厭惡之義矣。離婁下。𧄸字祇於豔。

切。許兩章之文。皆但有飽義。無惡義也。簿正下云。本多作薄。誤。不知薄爲假借字。簿乃後作之專字。曹全碑尙曰悉以薄官。況戰國時。不得有簿字也。訑訑下。旣引張氏丁氏之音。說文之訑。而猶以諸本作訑爲疑。謂當借讀爲訑。不知集韻八戈。訑訑一字。乃古音也。其五支訑訑訑一字。乃轉音。訑又訑之俗字。又不知施字從扌也。聲割裂爲扌。則不成字。其說施從良人。曰丁音施。不知古祇作施。同此誤也。搨屨下。引許叔重曰。搨屨也。說文無此文。或淮南注耶。又引埤倉曰。搨。傲也。方言曰。凡會物謂之傲。豈謂許行會。

合衆草以爲屨耶。義頗迂遠。詩既醉室家之壺箋曰。室家先以相捆繳。孔疏以相捆逼而審繳解之。恐做是繳之誤。叩。搯下云。擊也。從才。勛。案詩曰。搯之。丁。丁。說文。搯。擊也。又。攴部。毅。椎。擊物也。皆正字。搯則俗字。匹。籀下引丁作正。雖而謂諸書正訓偶。不知訓偶者匹也。正與疏。雕。胥。三字同。且曲禮庶人之摯。匹。正同。孟子不可更改爲心也。悻悻。不言論語作。硜硜。孥字不言正體作。帑。皆孫氏之疏也。有以本字作音者。懋音訴。訴說文作。詭。懋之正文也。勛音勳。說文勳正文。勛古文也。至於陳音陣。則以俗字音正字也。

有異文。當訂正者。範我馳驅。孫氏曰。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案趙注曰。範。法也。安得有作范氏者。然竊謂。氏字誠訛。范則範之訛也。說文。範。法也。是模範字當作範。範則借字。孟。子古本當作范也。盡心下。夫子之設科也。趙注云。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然則本文當作夫子之設科也。故注加孟子曰。予訛爲子。猶商頌降予。卿士。今本子訛于也。句踐釋文作勾。俗字也。然是傳寫之誤。若作勾。不須音古侯切也。有他書所引可引之。以訂正者。班固幽通賦曰。舍生取誼。李注引孟子則作義。是後漢時孟子本存。

古字。李唐時本已改也。本書校乎下。引方言云快也。說文云。僚也。案廣韻三十六效曰。快也。出孟子。然則唐本孟子作快不作僚也。類篇引方言快也。然則宋本方言亦作快也。集韻五爻引說文快也。然則宋本說文亦作快也。而其三十六效合快僚爲一。引方言快也。則知是時方言有兩本。一作快。一作僚也。或說文快爲正文。僚爲重文。今脫其一乎。說文覲部。覲下曰。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覲者。廣韻曰。覲。人名。出孟子。說文貝部引孟子曰。登莖斷而罔市利。孫氏說之大費。周章苟引之。則兩言而決也。論衡引

孟子。行者必以養。辭曰歸養。養字與說文同。歸字與論語
歸孔子豚同。孫氏不知引之也。周頌貽我來牟。釋文云牟
字書作麩。字或作麥。孟子曰麥大麥也。案此語見趙注。孫
氏亦不知引之也。孫氏距陸氏四百餘年。遂不得見陸氏
所見之本。然汲古刻注疏。距孫氏五百餘年。固亦不得見
孫氏所見也。梁惠王上。重嗟。今作重歎。夸咤。今作誇咤。梁
惠王下。混夷音昆。大雅。緜亦作混。皇矣。串夷。鄭注亦云釋
文。竝音昆。今本直作昆。旄倪。下云。詳注意。倪謂繫倪。小兒
也。此下又出繫字。云烏兮切。案說文玉篇廣韻。皆有繫倪。

釋名曰。人始生日嬰兒。或曰嬰媿。今趙注曰弱小倪倪者也。既無繫字。孫氏何以爲繫字作音。其字所以不同說文者。疊韻只取聲諧也。軍率。今作軍師。此改作帥而又訛也。公孫丑。上不膚。橈。今作撓。趙注曰撓。卻案左傳。橈亂撓敗。今亦多作撓。似橈是也。麗姬。今作驪。居坤。音卑。今作卑。離下。滕文公下。兩見。願藏於其市。曰藏。或作臧。音藏。案作臧者。古本也。漢書食貨志。輕微易臧。滕文公下。出注貫臧。而說之曰。如字似非。謂矢貫獸之五臟也。漢書藝文志曰。五藏六府。又尹賞傳曰。貪污坐臧。是知古者收藏五臟臧罪。皆作臧。

也。彈正。今訛憚正。公孫丑下。王相。今訛旺相。毋使。今作無。
使。滕文公上。考公麋。今本訛麋。寤。或作衰。今本作衰。麋字。
亦作麋。音義與麋同。今本作麋。校數。今本訛校。下文學
同說文。今作戮。經典類然。羸路者。是趙注本作羸路之困。
也。今倒之曰羸困之路。則不可解也。唐擊丁本作應。是古。
本也。史記建元以來後者年表。引詩戎狄是應。螭同說文。
今本作蚘。匪厥元黃。下同。所謂下者。實元黃于匪也。說文。
正引此句于匪下。此眞一字千金也。而丁云義當作篋。何。
也。閉門而不內。今本作納。經典改內爲納者多矣。獨孟子。

猶存數字耳。周公卯思。此句蓋趙注。而今無之。據此知仰而思之。趙氏本固作卯也。離婁上注引嘉樂之詩。今本作假。左傳文三年襄二十六年中庸皆作嘉樂。此周時本也。邠卿尙引之。必三家詩尙有存者。詩音義不言何也。甲兵不多。今本作兵甲暢。丁云。謂營酒也。今本作曾。非說。今訛非說。離婁下田業。今本訛田業。其橫逆由是也。凡二句音義皆不出。而出在後之。我由未免爲鄉人也。豈非所據之本。前兩由字尙作猶耶。前於滕文公下出。矚字本篇則出。矚夫子之矚。然竊意以矚爲正也。告子下。膺炙與說文同。

今本作燭。則俗字也。盡心上。衆星共之。與論語同。求用切。則非。又云。亦作拱。居勇切。音是而字誤。今本卽用此誤字。盡心下。旣羹下。云左傳作龍。今本卽作龍。旣字雖說文不收。然莊子旣斷。卽用此字。何妨存此異文乎。勲炙下。云字與熏同。今本卽作熏。古人用字尙音。或加偏旁。或省偏旁。皆常事也。知之音智。注明知學。知口知皆同。今正文及注皆作智。蘭與欄字同。今本卽作欄。斯養下。云斯義同。斯賤役也。今本卽作廝。韻會引韋昭曰。析薪爲廝。旣云析薪。卽詩墓門有棘。斧以斯之矣。韋注之廝亦後人加。尸也。魏魏

音魏是也。固知魏卽巍之省文也。又引丁云當作巍則非也。也是分巍爲山之高。分魏爲國爲姓也。昧於字之源流矣。今本卽作巍。亦以古本爲誤而改之也。汰音泰。今本作太。太泰一字也。以上諸事皆孫氏所據古本。宋以後人據其音某字卽改爲某字。時代日降。識解日卑。不及今表而出之。恐五百年後其訛謬將匪夷所思也。且又有後生當知者。孫氏爲注所作之音。往往今本無其語。我之陋未嘗取永懷堂單注本校之。不知尙有存否。然知今有刻本統歸一轍。不如古多鈔本。可以互勘而知其脫漏也。又有大義

無關而小有發明者數事。附書於後。禹字見鐘鼎銘詞。今但用小篆。鬲享字上體亦與古銘鬲同。今本公孫丑上注引尚書曰禹拜善言。離婁下注引書曰禹拜昌言。善昌二字。孫氏竝作謙。尚書帝曰來禹女亦昌言。偽孔傳曰亦陳當言。釋文曰當丁浪反。本亦作謙。當蕩反。引聲類曰謙言善言也。然則邠卿作謙言者以訓詁易本文如史記之法也。今本前作善者依孟子禹好善言改之。後作昌者又依尚書改之。故兩文不一也。出鍾與二字是然則廢覺鐘與也。借鍾爲鐘。經典多有。惟上文將以覺鐘不出。豈是字

仍從童乎。由反手下云。下文由弓人由矢人義同。今本矢人之上無由字。似勝。又文王猶方百里起。此借猶爲由也。與諸借由爲猶者同。孫氏不說之曰義當作由。豈所據本卽作由耶。抑作猶而依字解之耶。二字旣通用。故猶運之掌也。獨用本字。餘皆交易用之。猶之如而通用。論語富而可求也。如不可求。而如亦交易用之也。離婁上。費字與今本同。正字也。告子下注引論之一簣。此卽今注所無之一簣者。費之俗字也。隸書草竹不分。所以誤也。滕文公上。助者藉也。漏音而滕文公下周霄章。趙注曰。收其藉。助以供采。盛孫氏

曰藉。秦昔切。此古音也。朱子曰：「夜反，則從俗音矣。」玉篇：「藉，牆亦切。又疾夜切。則源流分明也。」藉田之藉，說文作藉。唐韻亦曰：「秦昔切。」今人知藉卽今之借字，不知藉亦今之借字。漢書游俠傳：「以軀藉交報仇，是也。」今人讀借爲去聲，不知唐人尙讀入聲。陸機五等論：「任重必於借力。」李善曰：「借音卽是也。」

爾雅釋親：「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郭注：「左傳曰：姪，其從姑所引者，僖公十五年傳文也。」姪，謂子圉，是專謂舅弟之男子也。說文曰：「姪，兄之女也。」似脫弟字。似本之襄公二十三年。

年左傳傳曰。繼室以其姪。是專謂舅弟之女子子也。許郭二說皆適得一偏。儀禮喪服篇曰。姪丈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鄭注曰。爲姪男女服同。是說也。始與釋親合。蓋古重男女之別。同爲男者爲兄弟。同爲女者爲姊妹。其輩行一也。至於姑姪不同等。姪兼男女而字從女者。因姑生此稱也。若男子於兄弟之子。則儀禮只稱爲兄之子弟之子。漢書疏廣傳。則直謂之曰父子。今山語猶然。而今之通語。則曰叔姪。名之不正。蓋自晉始。穀梁傳西俗范甯晉人集解序曰。我兄弟子姪。姪與子並言。似呼男子。非

女子也。

爾雅釋草。葦。羅。說文。蛾。羅也。又佳部。雌。雖也。雖。雌也。肉部。腫。癢。胝也。胝。腫也。我。羅。疊韻。草有此兩名。蟲亦有此兩名。垂。氏。疊韻。鳥有此兩名。癢亦有此兩名。宜也。乃至釋鳥。鸚。天。鷓。說文作鷓。天。鷓。釋草。龍。天。鷓。說文同。龍與鷓。雙聲耳。而天。鷓。天。鷓。之名。亦同一音。且說文。蛾。下作羅。字不從虫。鷓。下作鷓。字不從鳥。直取字音而已。此音理也。疊韻不必近於雙聲也。然非王懷祖先生曰。簡謂之牒。猶閒謂之謀。我又安能知此哉。說文。逖。古文作邊。狄。易。疊韻字。詩。狄。

彼東南韓詩作鬱揚之。或體作愁。衆經音義引說文。敝隄。傾側不安不能久立也。是敝隄卽今之崎嶇也。匚部。崎。區。藏匿也。與敝隄似不相涉。然人欲藏匿。非山谷崎嶇之地。將安之乎。爾雅。粵于爰曰也。方言。獲棖也。粵獲雙聲。爰棖同音。故粵謂之爰。獲謂之棖。棖與粵亦雙聲。說文。籠一名。苓。

十三經注疏。漢人舊題存者。皆云第一第二。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爲異。宋人刻書。始增首行。曰卷第一。宋庠所列。傳述國語人。賈逵解詁二十一篇。王肅以下。皆言卷。而其

後目錄。皆云第一第二不言篇卷。說文敘曰十四篇。許冲上書曰十五卷。而每篇亦但第一第二。文選序曰三十卷。書中則亦不言卷。經典釋文之注解。傳述人一篇所言經子注。言篇者少。言卷者多。而其目錄云經典釋文卷第一。朱葉一本。皆無卷字。以後竝同。可知卷字亦宋人加也。蓋古人書必卷之。故總計其數曰若干卷。而每卷初不題卷字。宋人則題之曰卷。存古也。其書皆已裝爲本。不復卷之也。相沿既久。不復致思。核其實。雖不合。而考諸古。則有據。從之。豈有害乎。今人或以其失實。而改題之曰冊。冊之

視卷尤古矣。但古書用竹以韋編之。今書用紙以線綴之。其事不合。而古人又未嘗有此名也。不如不用心者。仍名爲卷之爲愈也。